書經要義

周書 周后稷之後后稷封于邰別姓姬氏傳十三世至王季生文王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集傳云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按歐陽永叔辯文王改元與武王冒文元年之妄謂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故脩六經以示信萬世孔子既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與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集傳蓋本諸此

萬物之生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此天地所以為萬物父母蓋以氣言

萬物中得氣之靈者惟人故其知覺獨異於物聰明亦靈也聖人又於人中得其氣之最靈故先知先覺首出庶物而爲元后於天下天地萬物父母元后配天地作民父母便見得君人者必須與天地合其德而盡這父母斯民之道纔是不然便違了那天地之心而君不君矣武王誓師首發乎此者蓋以紂不知所以作民父母故也

陳東齋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衆惡指沉湎以下而言

程子以觀政爲以兵脅君必無此理朱子謂其深見武王之心非爲存名教而發也此等議論豈秦漢以來諸儒所能及哉

朱子說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如所謂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云云也只爲後世絕無師道故說得作師一邊較分明然須看他中間旣撫養你又教導你兩句都是平頭話都是經文本義

陳三山云武王之意謂紂旣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不得而私卽傳所謂一聽於天者也

傅檪度德德字引鄉飲酒禮文云行道有得於身董介菴謂身當作心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

之德此說實本於朱子蓋爲心字較身尤見得向裏下工夫耳

度德較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

十萬曰億古數也傳云百萬陳新安謂未見所本只主十萬爲是

一說紂之惡如纙貫物其貫已滿以喻積惡甚切

四海本清却被紂汚濁了去紂而除其穢惡則天下依舊清矣故曰

永清四海

泰誓中

天之視聽皆自乎民蓋天無耳目如何會視聽只是民之視聽便是

天之視聽也

問天視天聽謂天即理也朱子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

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爲異。知其異不害其爲同。即此看來。這箇天字只指蒼蒼者說近是

陳新安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只如萬方有罪之意。固是有理。然於上下文却說不通。竊恐此處或有錯簡譌字。姑從集傳可也

我武惟揚一節。依孟子集註。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放桀。又有光焉。却甚簡明

○泰誓康誥二篇考之孟子。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林氏謂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當時皆以隸易古。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廣者。此其所以不同也

泰誓下

君子統上下而言林氏引越伐吳故事謂士卒亦可言君子確有證據

眞西山說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此言在民固宜安分而在君則只當察情其示民者至矣其警君者深矣可謂有功於聖經者

泰誓三篇三數紂之惡吳氏以爲傲而致憾董氏乃謂發紓萬民之氣而稱快何也蓋當時天怒已極民怨已深而武王爲天下除凶殘其發於言固不自覺其如是且紂虐燄方張人心懍懍危懼亦

有不得不恁地數列者嗚呼可以觀世變矣

湯武誓師之辭不無矜與迫恭與倣者世變然也若其公天下爲心

則一而已矣陳氏世愈降而文愈繁一條說得好

牧誓 小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註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二車中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即今衛輝府之南紂都朝歌在府治北五十里洪縣

惟婦言是用至恭行天罰言紂惡極罪多如此固天之所罰我不過

恭敬奉行之而已董氏曰所以聲罪致討激士卒之義也

自今日之事以至終篇其軍法固甚明肅而一片至仁之心却自流貫於其中非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於此

喻以虎貔熊羆之勇義也又慮其過於勇而殺降仁也仁與義合所以爲王者之師

武成

曾孫主祭者之稱稱有道曾孫者言祖父皆有道之人林氏謂明周之世世修德有道非一世也

杵楯也血流漂杵承上文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說是紂之人自蹂踐相殺非武王殺之也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附陳氏云先驅商之平民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

遂因此易鄉反攻之耶是如此

陳新安以萬姓悅服爲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盡釋箕子囚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也

呂氏云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是蓋爲後世學偃武脩文而誤者發也雖不是說經本義然當將其實如此

六服侯甸男采衞要此特舉其要耳

問生明生魄如何朱子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

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二。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而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既生魄一條。傳云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蓋

既者已然之辭也陳新安謂諸家多以生魄爲望後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節到耳如此說其節次自是分明

王若曰以下的是大告武成之文朱子謂前輩定本更差一節者此也

朱子曰商紂之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爲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詳考詩書所載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

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卻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潰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難當得

陳新安曰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千百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

成命謂黜商之定命蓋一定不易決於黜商也

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故聖人重之

惇厚其信使人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人不狥於利故曰天下無不

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使人知所以尚賢有功者報之以賞使

人知所以効忠故曰天下無不勸之善

呂伯恭謂武成終篇一語恍然見堯舜無爲氣象蓋聖人詳於有爲

而後享夫無爲之效也

按武成一篇編簡錯亂先後失次劉氏王氏程朱二子皆嘗改正至

蔡氏乃參考諸家集其所長定爲次序如左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箕子不稱年而稱祀者亦不臣周也陳三山云稱祀

者存商之舊見箕子義當不屈也稱訪者就而見而不敢屈而致

見武王義當有所屈也。新安云，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都說得大義分明

集傳以彝倫爲秉彝人倫。朱子謂指洪範九疇而言，其實一也。蓋九疇之叙，便是這彝倫之攸叙，攸者所也，即所以然之意

此節大意，武王謂惟天陰騭下民，而相協其居，人君代天治民，必使其居之順，其所得其茸以無負上天陰騭相協之心者，其道在於叙其秉彝人倫也。我欲叙之，不知所以叙之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爲治之道也。朱子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

洪水陻而五行汨，便見得五行一源，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汨而其

餘皆汨道便是他逆理而獲罪於天處故天不畀以九疇謂洛不爲之出書天錫禹九疇即出書於洛是也洛不出書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彝倫之次序所謂數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彝倫之次序所謂叙也問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此倫理朱子曰是

眞氏云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即今九疇是也蓋天下有理必有數而數之所在即理之所在此禹所以見龜背之數而遂次爲九疇也然九疇謂之彝倫者是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也

陳潛室曰天以洛書之數闡道之秘聖人以洪範之疇叙道之用道

非數不開數非疇不敘疇非聖人不能明也

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漢室謂以洛書之一居初而則之曰此五行也以洛書之二居次而則之曰此五事也以其三又居次而曰此八政也以其四又居次而曰此五紀也以其五又居次而曰此皇極也下四疇皆自然要之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加初次於上者乃禹之所以次第之疇也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愚按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五居中此數之出於天者也禹於是見其一二三四五之數則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皇極當之。見其六七八九之數。則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當之所謂洪範九疇。爲治天下之大法。而其類有九者此也

朱子曰。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文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是五事固自本於五行也。然必敬以用之。斯盡性踐形。天人合而皇極建。皇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故陳新安謂九疇之樞在

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而已○敬用

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眞氏曰五行者天之所以生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敬以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敬以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窒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

八政皆所以厚民生也其次於五事者脩身不止貌言視聽之事而

立綱陳紀。創法制度舉而措之天下矣

日歲至曆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緩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

諸家沿孔氏傳皆以皇極爲大中。至朱子始辯其非。謂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又云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蓋五數居洛書之中。皇極居天下之中。故以皇極配數之五曰建用皇極

乂用三德三德是皇極之權。謂事物之接。剛柔之變。又須區處教合

宜故曰治之所以應變也然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所決者則當謀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

新安曰庶徵驗吾之得失於天也福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念省察者也皇極建則舉世蒙其澤而五福應之此人君所當嚮用以爲勸者也皇極不建則舉世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此人君所當威用以爲懲者也嚮與威蓋君心所畏慕而兢業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五福人心所同嚮慕也君之所嚮在此而常願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

威畏也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會南豐之說朱子取之

張氏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

按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中蓋疇雖有九而其樞則只在乎皇極故程徽菴云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有前四者方可以建極）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後四者都自皇極中出）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以達其用至寬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要之首尾都歸於皇極上去一言以蔽之矣

九疇本於洛書朱子以其位與數推之可謂明且盡矣而或者槩以爲禹叙九疇而不悟其中含洛書之文至以洛書爲不經無據之

誕說陳氏譏其不精於洪範之學也宜哉

一五行

朱子以一五行之一。爲次第之辭與前章不同蓋前章初一之一。乃洛書本文之數也餘倣此

前章是大禹則洛書而叙之者所謂九疇之經也自此至於終篇皆箕子所行之辭所謂九疇之傳也

陳氏謂箕子於此將行五行之疇而先以一五行之辭總之。蓋目此之綱也

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董介菴謂水木土

三者皆陽之所生火與金二者皆陰之所生對而言之爲二氣析而言之爲五行五行之質形於地是爲潤下之水炎上之火曲直之木從革之金稼穡之土五行之神運於天則爲春夏秋冬土寄王於四季而名曰冲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乎理也其發明可謂精矣愚按五行之生以質言體也其行以氣言用也體則對待用則循環故河圖左旋主相生洛書右轉主相克其相生所以相繼其相克所以相制也

傳云此五行之生序也蓋五行之生皆自無而有自微而著水之氣爲最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木則形實金則體固土則其質廣大故居終焉或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亦是此理與斗南說五事庶徵皆依

此爲序，朱子是之

朱子曰，自潤下至稼穡，皆是二意。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可字做能字看）；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盃，便是從（是從所鍛制），更要別作一件家事，便是革（是又革而之他），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是其堅剛之質只依舊）。

曰者本然之體，作者修爲之用。夏氏謂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

之所作董氏疑木擬鹹酸之說謂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酸却似驗得實稼穡作甘以粒食之味言之也惟從革作辛無人說得分明亦無可驗證

五行有聲色氣味聲謂宮商角徵羽色謂青黃赤白黑氣如微熱大熱微寒大寒寒熱中之類味則此章所言是也又五行之質存於人身者爲心肝脾肺腎五行之神含於人心者爲仁義禮智信此天道莫大於五行而所以居九疇之首也

二五事

五事以類配五行人之始生惟精與氣耳精之凝爲貌（精血湊合成形）故貌澤滋便是水其徵肅時雨若氣之出爲言故言揚便是火其徵乂

時暘若稽之顯爲視故視散開明便是木其徵哲時燠若氣之藏爲聽故聽收靜密便是金其徵謀時寒若其主宰爲思故思通便是土其徵聖時風若這是以次第相配如此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

朱子曰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爲之貌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敬者五事之主也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自此出信哉

陳新安謂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內外交盡以致交持之功五事固以思爲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

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從其令二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漏乎是亦善發明朱子者

三八政

八政以緩急爲序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爲外治蓋內治舉而後外治興也

八政各有攸主而總以農之一言者蓋其所以因乎天者皆其所以厚民生也陳氏雅言曰人之生不可以無養故君之治民莫先於以政養之此八政所以厚民生而居五事之次也

四五紀

五者合而言之皆爲天時之紀紀維也亦有理底意思蓋分理天時而經緯不紊者也五紀分而言之四經一緯歲月日星辰者經也此天之示乎人者也曆數推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爲曆者緯也此以人合天者也蓋歲月日星辰者天道之所有曆數者人事之不可無也此說是本集傳而發明其義如此

五皇極

皇極居中上總下貫爲九疇之樞紐五行之統會蓋其五固合五行之數極者仁義禮智信之至又合五行之理五行散見諸疇中皇極一疇則五行統會之地也

皇極不可以大中解皇只是人君極只是至極言人君立至極之標準於上而使四方皆於此取則也問標準之義如何朱子曰此是

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矣○斂福錫民斂底只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

人君以一身居天下之中則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有以立至極之標準使夫面內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

皇極者也由是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福
極於人如絜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如此說九疇方貫通爲一
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
下也斂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
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
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
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常
　至極之標準也朱子此條恰合經之文義語脈而確不可易集
傳於上三句從師說是矣下二句却從父說恐非
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

一做道理區處著如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徧底意思

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反覆贊嘆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煞一章之大意

朱子單言民只是大約說傳分民爲下民人爲有位者却甚詳晰作字只當訓做爲字二陳氏謂有扶植振起提撕警覺之意求免失之於鑒

自建極錫福至此雖錫之福或言庶民或言人或民與人對言大意

欲君於建極之餘於民則隨才以成就之於有位之人則隨才而
富以祿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且錫福於有位之人也然朝廷有
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其實爲人計者也只是爲民計耳
朱子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
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
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
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非深知聖人之心者不能如此說
無偏無陂一節正是說皇極體段曰王之義又曰道曰路曰王道蕩
蕩又曰平平曰正直只是一箇皇極恁地反覆贊歎說遵有不敢
違之意猶與皇極爲二也至無偏無黨以後則自合乎王道而與

皇極爲一矣。會合於君所建之有極。是結過義六句。歸宿於君所建之有極。是結蕩蕩六句。蔡氏以其歌詠協音。反覆致意。爲詩之體。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只是公底意思

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如此。所以人都會歸於極。蓋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

朱子說。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言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則是所謂非君之訓。天之訓也。蓋天者不言之聖人。聖人者能言之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此下二節。方是推

本結煞一章之大意

近者非親近之近乃性相近之近譬之水與鏡天子之光則如水之至清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少有渣滓昏翳者也此說從集傳可以二字看出來

天子能作民父母而為天下王者以其能建極也不然則有位無德便是自失了尊親之實矣君人者可發深省

六三德

林氏曰三德者皇極之用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政治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自治者氣禀過柔者當以剛治之氣禀過剛者當以柔治

之蓍其用雖不同而使之皆歸於中則一也故曰所以納天下民

俗於皇極者如此

習俗之偏指彊獘言氣稟之過指沉潛高明言

陳新安云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趨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此說較優

七稽疑

卜筮實問鬼神只緣人謀未免有心有心未免有私故假蓍龜以驗其卦兆蓋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

貞悔之說有三一六十四卦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一揲蓍

成卦正卦爲貞之卦爲悔。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者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一八卦之變純卦一爲貞變卦八爲悔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悔餘倣此按此言占卦故蔡西山只取前二說而集傳因之

此條無間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蓋首以人謀者必人事盡而後可求之於天然主乎龜筮者却是稽疑本旨

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此條龜筮皆逆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

筮龜至公無私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從而筮不從或龜筮共違則是於理必有所未盡雖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故稽疑一疇必以龜筮爲主而筮短龜長雖卜筮並用尤必以龜爲重自夫子極著蓍卦之德却蓍重而龜書不傳

則後世決大疑者只有筮而已夫筮必擇人人必至公無私而後可○按君惟建極以之稽疑方有此大同之吉如舜云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庶徵

朱子云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徵失其道則有衆咎之徵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謂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其得失休咎感應尤當不爽以見極之不可不建也

或疑林氏言時是歲月日之時不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

朱子曰林說與古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

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蓋歲月日三者
是經雨暘燠寒風五者是緯。言以雨暘燠寒風。行乎歲月日之中。
而各以其時也。二者本自貫串
雨暘燠寒。吳氏以爲屬水火木金。皆有其證。而風土獨缺。陳新安補
之曰。當以壯于風生於土證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
則風爲土氣曉然無疑
肅乂哲謀聖。是休之本。五者之時。則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是咎之
本。五者之恒。則咎之徵也
朱子謂固不是如漢儒必然之說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而王荊公卻要一齊
都不消說感應道也不得。又云。統而言之。一德脩則凡德必脩。一

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脩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當也肅是恭肅便有滋潤底意思故時雨若應之乂是整治便有開明底意思故時暘若應之哲是昭融便有和煖底意思故時燠若應之謀是藏密便有寒結底意思故時寒若應之聖是通明便有爽快底意思故時風若應之皆徵亦然按此即上條之說而申言之都說得甚活西山亦是如此說謂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〇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水水失其性隨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其攷證尤爲明切〇或云謀自有顯然者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朱子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

是且說容謀意思聖只是且說通明意思。此人讀書要法也。而今人心好大者多是不識那地頭。却如何讀古人書

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大抵周失之豫怠。故恒燠若應之。秦失之急迫。故恒寒若應之。此咎徵之最著者也。他可類推。林氏云肅乂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時。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五者之恒。咎之徵也。氣一失其和。則必自省曰。是吾之咎與。故思去其咎而反其休。五者之咎。聖人雖無之。其徵則不可不自省也。故庶徵曰念。謂人君所當用以省驗者也

曰字要端而言。王省三句。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蓋歲統月。月統日。亦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也。自此以下三節。是覆說時之徵。王

者之失得其徵以歲故王者所當省察惟一歲雨暘燠寒風之時不時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當省察惟一月雨暘燠寒風之時不時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故師尹所當省察惟一日雨暘燠寒風之時不時時便是休徵所以其效如此不時便是咎徵所以其害如此

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傳謂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繫乎上人之得失故但言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其義却是如此與上文王省三句取證不同

朱子曰二十八宿還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於箕則多風歷於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

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詩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春秋緯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愚按星非眞有嗜好只是氣類相感月亦非眞有順從只是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上之人信能體悉區處順其所好則人心順而和氣致祥就如風雨時應然爾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程氏曰皇極建則肅乂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狂僭豫急蒙而卿士師尹失其職庶民傷其生五氣戾而四時舛矣

沈存中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

日而一朞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是之謂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噱也此發前人所未發可謂見道之言矣

九五福

朱子云休咎徵於天則福極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

鄙夭桀紂之極也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蓋人情莫不好生惡死而壽又生之長者也

陳東齋謂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基故五福以攸好德爲根本好德則必得其壽爲世耇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德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戩穀以全歸者蓋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也而攸好德則全五行之理矣所以說諸福之本皆在於此

六極亦以人所尤惡者爲先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惡與

弱則背彼好德之反傳謂弱者柔之過也凡人不自強于善或牽引人于惡而不克振拔惟弱故爾然漢儒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極之不極蔡西山則識其鑿矣

按唐李鄴侯云君相造命者也林氏據此謂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皆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蓋皇極建則斂福以錫民而天下皆享五福皇極不建則斂極以勵民而天下皆陷六極此洪範之疇所以雖始于五行終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要也林氏謂造命者即指建極之

者言其所以嚮而致之感而避之者非皇建其極能乎哉

董氏鼎曰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咎是何以叙彝倫哉董氏總論洪範一篇大義極詳明又極精切非讀書默識心融者不會如此說

旅獒

風俗通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伐紂封于燕壽九十餘年皇甫謐又云奭文王庶子康王時考終百有餘歲

唐孔氏以器用爲一是或分用爲牛馬犬龜之類非也觀下文犬馬非其土性不畜便見且獒非犬而何

謹德爲一篇之綱領蓋篇內德之一辭再三反覆是皆自明王慎德

一句而推廣之也

林氏云獒之爲物小不可爲服食大不可爲器用珠不可昭德于異姓親不可展親于同姓王氏云人以王德所致故不敢易其物而德其物按林氏說以展親爲厚下之恩與集傳異

受褻便是役於耳目之所好

兩玩字不同玩人是有玩忽底意思便是以驕而滅敬故云喪德玩物是玩好乎物便被他牽引去了豈不是喪志○受褻玩物也與志便是志動於物

志是我之志言是人之言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誠能內外交致其功如此則其大本立矣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

不矜細行底矜字只是矜惜持守之意謂受獒雖似小節所損卻甚大。一簣之虧亦即指受獒而言。真氏云。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為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呂氏乃推開說。當於一顰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也

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自非召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

旅獒一篇綱領只在慎德。而夙夜罔或不勤。正是慎德做工夫處。陳新安云。此篇始以慎言。終以勤言。必無一息不勤。方為慎德之至。

苟一受褻是怠忽而動患矣豈所以慎德哉

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更有丘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爲謹終於示後嗣則爲謹始以此爲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

穆王者

金縢 書藏於匱以金緘之若後世鎖然

王有疾時成王纔生五年

植置也是置璧于三王之壇以禮神秉圭則公自執桓圭也如今人執笏在手然

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朱子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又云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萬世社

稷生靈禱也至聖至誠卒感通於先王而轉移乎造化烏可謂無此理哉集傳因此辯之極其詳譖之極其切而楊龜山僥倖萬一之說似猶未看到這裏 ○元孫不若旦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非周公自誇而貶武王也

王翼日乃瘳以上叙周公請命之事既喪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居東謂居國之東去國想亦不遠故東都之說蔡氏疑焉

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集傳非之朱子說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是三年事或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曰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又曰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

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願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辯而自明。愚按諸家只緣誤認居東爲東征，所以都說錯了。至蔡氏方纔辯得分曉

王出郊者，親迎周公而郊勞也。起而築之者，築大水所仆禾也。如此說，則孔傳郊天立木之謬明矣

天之動威，明周公之德也。董氏說亦是顯相文武之業，乃取漢高困而大風揚沙，光武窘而河水自合證之。是他推言天或也有意，如此謂之釋經則不可

雷風偃禾與反風起禾，只在王與周公一疑信間。天人感應何其速

也。陳新安謂天非在君心外。則人君存心可不慎與

大誥 朱子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又曰。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

我從人不可不有 以成就之而已

王若曰若字是就像這樣說的意思。發語之辭。至周時變咨嗟而爲猷。古今人說話不同大抵如此。如何都要曉得他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是一句。前欲作讀。當點在天字下中間如詩不弔昊天一般。前人以弗弔二字讀恐非

格知 知之至也

渉水曰渉。渡訖曰濟。若渉淵水是知懼底意思。所謂喻其心之憂懼也。往求攸濟是自強底意思。所謂冀其事之必成也。須兼此二意

方做得事

傳命者叫做介紹寶龜能傳天之命故曰紹天明

十夫予翼則得人心矣朕卜幷吉則得天心矣是言天人合應也陳

新安曰此章言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决之賢與卜民獻龜卜乃

大誥之綱領也

此章以大任責己以大義責臣然其責己者實欲以責臣也故曰深

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天閟毖指武庚之叛説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武功之所也與多難

興邦殷憂啟聖意同

三節文辭畧同義不甚異陳東齋謂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

咸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諭之耳

若考作室三節是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終畝者絕草之根本使不復爲苗害也如武庚之叛而不去這便是

不終朕畝了

自肆哉至終篇是總申前數章之意而結之以哲人與元龜使邦君

御事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於東征也

董氏說帝王之決大疑必人謀既協而後決之於天周之東征也民

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幷吉此大誥所以終始言之叢雖不違卜亦

不專恃於卜也

王介甫說大誥疑有脫語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陳新

安謂朱子所以取荆公者在此此可爲解盤誥諸篇之法○朱子曰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大意所在而已

微子之命　吳氏謂武王克殷即封微子于宋及武庚被誅成王因其已封之國進之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也此依史記說爲是○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子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

修其禮物是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仍用其舊儀也集傳謂以脩一王之法者蓋損益之理若循環使先代典禮文物不脩從聖有作扶衰救弊將何所稽考乎陳新安云微子上可象湯德以繼前聖不可修禮物以俟後聖者亦是此意

新安曰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之綱領此章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爲之使脩先代禮物作時王賓客亦稽古典爲之也

齊聖廣淵是說湯德之全體下面功與德互言功即德之效德即功之本總之都是從那齊聖廣淵中流出故傳曰此崇德之意

恪慎在心肅恭在貌貌亦未有不本于心者也總之只是一箇敬字眞氏云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古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爲象賢也故傳曰此象賢之意○朱

王者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

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

因以戒勉之是期望底意思以蕃王室以上戒之也弘乃烈祖以下勉之也

陳氏云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其體當如此此眞氏謂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誥命從容和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愚按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叛者當誅則誅之賢者當封則封之固即上天命德討罪之心也而誥命從容和平略無忿疾其氣象不亦於此可見哉

康誥 康誥爲武王書無疑。孔序之誤。至朱子反覆辯論。明且盡矣。集傳因之

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陳新安云。洛誥冠以此六句方有頭緒。

強附之此。全不相應。○初基定基趾也。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

鎮藩。會于洛邑者內五服也。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恫以使民。民忘

其勞。周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其曰洪大誥治

者。即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也

明德慎罰爲康誥一篇之綱領。下面自不敢侮鰥寡以至不汝瑕殄。

皆其條目也。陳東齋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感

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于德。罰者人所同畏。

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于罰

此一節是言文王明德慎罰也

自此至於作新民是欲康叔法文王明德也陳氏雅言曰明德之道固當全備衆理而後有以窮天下之善尤當貫通一理而後有以廓此心之天此即伊尹告太甲以主善爲師協于克一之意也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此皆致怨之道須是順于理而勉于行怨庶可彌

陳東齋曰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新安云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蓋明德者新民之本極於新民便是明德之終也又云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

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于康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是則不獨堯典爲然矣

自此至於予一人以懌是欲康叔法文王慎罰也。新安曰。小罪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此也。非謂凡有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觀之

刑罰不必泰其次敘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民之心。所以民皆戒勑而勉於和順也。陳東齋云。去民之惡如去已之疾。則調治無所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其民如保已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必康且乂矣。先言有疾後言保赤。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新安又

云。三言惟民其必加以後之二譬使民棄咎康乂而後可全其勑
懋和也
唐太宗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
慮。自今宜五覆奏。宋歐陽崇公任獄官。每爲囚求生道。嘗曰爲之
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是皆得朕念要
囚之意者
罰兼刑殺言。義刑義殺。只是舊法之宜於時者。此中言陳時臬事罰
蔽殷彝當作三截看。謂不泥古。亦不徇己。而又常存不自是之心。
刑殺庶可無不中矣
天之大德曰生。朕心朕德。武王言我心好生。以爲我德也

凡民自得罪一節．說者皆疑其上下有闕文．惟呂東萊謂此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蓋用刑皆如此則合于人心．所同惡．而非移法就已矣．集傳因之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民者．呂氏曰．前言殷罰．此言文王作罰者．經紂之惡人倫戕敗．文王于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地官不孝不弟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按周禮地官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此節首言矧惟不孝不友．不友即不弟也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臣者．前言速由文王作罰．此言茲義者．以文王所作之罰．維持夫綱常者．無非義也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康叔者只看大放王命雖不言罰而罰可知矣

此一節是言慎罰之終而要歸于裕民曰予一人以懌則武王之心之德于此可見陳新安曰前兩言速由何其急迫也此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民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迭行而不悖也

此二節是武王之自嚴畏者欲康叔以德行罰也爽明蓋當時說話如此迪是開導如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陳新安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

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我者。故爽惟天其將罰殛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爲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於天而欲逭天之罰殛可乎。此王責己以勵康叔也。要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闕之

此一節。又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皆作怨之事也。惟斷以是誠則不惑於非謀非彝矣。王恐康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事甘敏德之事也。至此則不言用刑而純言用德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不丕則敏德故也丕則敏德。傳謂大法古人之敏德。竊疑古人當作文王。敏德即明德也

末二節是以天命殷民結煞一篇大意與前應保殷民宅天命相照應肆是語辭無我殄享言汝當常念天命不常而無使我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明乃服命三句則皆念天命之實

按篇內敬哉敬典皆再言又曰敬明敬忌反覆丁寧不厭其複可見康誥之綱領在於明德慎罰而明德慎罰之綱領又在於一敬而已蓋敬爲千聖相傳心法德非敬不能明罰非敬雖欲慎得乎

酒誥

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

穆考只是文王世次爲穆穆穆之證非也官正曰長亞曰少御事治事之臣也有少有正

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林氏謂酒人所爲而以爲天降命

人以酒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爲天降威蓋古人於事之成敗未嘗不歸之于天天雖高高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爲孰非天之所爲哉愚按此即大誥所謂予造天役也天之降命使民造酒者本爲祭祀而已後人失其本意而乃以酒得禍是亦天之降威也陳新安曰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凛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喪身即天

之降威也以上解經正義以下推闡說辯儒與釋之失得邪正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并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

可削此儒釋之分也

此文王又誥教庶邦庶士之小子有官守則不敢飲有職業則不暇

飲飲惟祀飲福受胙也將是主持底意思謂即飲祀酒亦必以德

將之不至於醉蓋天理足以制人欲也

土物謂土地所生之物惟此是愛故其心善為一溺於酒則必旁求

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小德指謹酒而言想當時染沉

酣之俗者必謂謹酒乃小德但於大德用力足矣不知此正是病

根故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一體視之也

此武王誥教妹土之民欲其嗣續四肢之力服田服賈以孝養父母

父母嘉慶方纔可自用酒也○真西山謂兼農商說於理為長○集

傳以肇牽車牛為斂于貿易是以斂訓肇陳新安乃作始字看謂

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于服賈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

也

此武王誥教妹土之臣。作稽中德作字兼內外言。念慮之發作於內者也。營爲之際作于外者也。中德即中道也。就事而論謂之中道。就身而言謂之中德。由中德而充之。便謂之元德。陳新安云。此數句以稽中德爲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以此乃可爲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蓋喪德喪邦者。以爲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乎

自此以下。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眞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情之詞。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從何疑哉

天顯謂之明命。迪畏云者。常見明命之在前。小民之難保。而身之所

行。無非此畏也。下句經德秉哲。便是迪畏之實。御事兼小大之臣

言。此通稱也

周受命于殷。兼衛居殷墟。故舉殷之以酒興亡者爲勸戒。此章是先

言殷先王君臣以不湎酒而興。欲康叔知所法也。蓋曰迪畏。曰有

恭。殷先王之前後君臣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故不暇湎酒而興

眞氏謂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

君臣既一于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荒敗於酒乎。此正天

理人欲相爲消長之機。宜深味之

陳東齋曰。越。及也。侯諸侯之長。內服。畿內也。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

正之類亞次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爲亦不爲也祗辟敬君也釋百姓里居異於集傳只依傳爲是

此章是繼言殷後王君臣以湎酒而亡欲康叔知所戒也蓋紂之君臣上下一以荒淫爲心故沉湎於酒而亡正與上章相反陳東齋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畏紂死滅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

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群臣以剛制酒之意

殷獻臣謂賢人皆仕殷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四方諸侯接於衛者康叔爲諸侯長故勸戒及侯甸男衛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上言殷獻臣此言獻臣乃周官之致仕里居者休德也服休是以德爲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采事也服采是以事爲事所謂起而作事也大國三卿圻父農父宏父皆衛之卿也朱子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矧惟若疇至定辟古註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出諸儒之表

○呂氏云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若泛泛悠悠則不能制頑新安謂剛制國勸戒之意而用力加重焉此章有四矧字二節重於一節在群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

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劉氏眞曰執歸於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于嚴厲之言豈不明哉殷諸臣既受導迪了猶有湎於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聖人之心於此可見

明享呂氏謂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也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沉湎于酒唐孔氏略轉一機謂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沉湎於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愚按此說亦非不通但酒誥專爲妹邦而發集傳以乃司爲殷諸臣之湎酒者不治其臣則民不可得而禁矣故陳

新安胡氏說最優于諸家。已又云。此句恐有脫誤。不如闕之。亦似有見

董氏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明於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梓材 朱子曰。梓材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臣下。只看稱王曰。又稱汝。便見是上告下之詞。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于而自稱王。其詞多是勉君。乃下告上也。○斷簡殘編。無從可考正。只得于言語句讀中。有不

曉者闕之。故陳安云讀此篇只依朱子以錯編錯簡讀之庶可免于穿鑿之患 按不止梓材凡周誥諸篇皆當如此讀

陳東齋曰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疏與國之臣民常親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之責盡矣 自邦君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 新安曰邦君能通上下之情只是一箇公心其心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通達於大家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新安說向心裏來固得其本而東齋仁政之論却是實地作用

此章說話朱子嘗疑其不成文理而蔡傳亦云文多未詳至陳新安

姑采合諸說而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群臣言我有友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族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爲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於往日爲惡宄殺人者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維新群臣遂亦見其君之尊此戕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如此說去似亦近似亦可資訓詁家傳誦然於義恐終有礙不如闕之

王啟監監字與後面若茲監不同此平聲是三監之監後去聲是監觀之監

東齋云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

稱之爲監。新安云。康誥酒誥屢及於殺者。皆不得已也。至此慮康叔因前二篇。而意或偏倚于刑。故惟以尙寬宥無刑辟爲言。仁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無刑之心歟

敷。一訓開墾。菑始去草也。畎。是通水渠。廣尺深尺。陳脩謂陳列脩治其疆畎也。墉卑曰垣。高曰墉。茨訓蓋。茅蓋屋也。其粗曰樸。致巧曰斲。雘。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雘則是朱色者。朱子說稽田三喻。與無胥戕之類。却不相似。以王於欲至千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文。則此篇的如朱子殘編錯簡之說。無疑矣

享。謂享邦享上。先王勤用明德以懷來。諸侯。諸侯之來享也。亦皆盡用明德。上行下效。如影響然 ○典。謂舊典。即先王之明德是也

自今王惟曰以上爲尊諭卑之詞以下則臣告君之語不復作武王

命康叔解矣集傳以先生謂文王武王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作一句讀則今王當指成王說

陳東齋云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懌

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

王受命之心新安曰蔡氏訓懌爲今未妥懌故也遂也其說本於

朱子

朱子謂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前後之閒先王所勤用

以懷諸侯諸侯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乎

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所用以懌迷民及用以懌先王受

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間乎

陳氏說曰萬年惟王若止于長有天下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也意實公而非私于王家也其人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與

蕉于聽云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如唐宋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旣克京師夜召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寃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

卒然貸之誅止其身故弓表其義以教世云王㚇初謂蘇氏此論大爲有勸戒越作必如此方可行世余竊嘆夫世主不以此爲鑒也己甚哉